

打破主体性神话——基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批判

杨耀焱¹ 邹泽坤²

(1.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565007093@qq.com;

2.日本北陆大学国际交流学部, 1842601470@qq.com)

摘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与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主体性逐渐成为青年关注的焦点, 但也逐渐成为庸俗的意识形态神话。本文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基础, 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 剖析了主体性神话的本质逻辑与形态特征, 指出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权威话语。打破这一神话, 需认清其意识形态本质, 扫清认知误导, 这是回归主体性的科学内涵、并进行真正的创造性活动的前提, 同时也为反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攻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 阿尔都塞; 拉康;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主体性

一、引言

近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物质生活逐渐丰富, 人民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 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美好追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需求之一。特别是新一代的青年群体, 由于普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 对个人精神世界的独特追求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过程。在此背景下, 一些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社交和娱乐平台出现了许多宣扬人的主体性, 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出发点的个人和群体。追求主体性本身并不是需要被谴责的行为, 但缺乏对主体性的科学认识, 有可能将主体性本身变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武器, 例如以建立自身主体性为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打掩护, 或以主体性为幌子, 绑架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义生力军。基于以上担忧, 对于主体性的科学认识和对主体性神话的警惕与批判便成为了重要的课题。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笔者提供了批判的理论基础。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种类、含义及其作用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初是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论再生产》中提出的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很多种类, 如家庭、宗教、媒体等。受制于篇幅, 笔者在此主要列举四大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第一类和第二类机器, 简单来说就是政党、政治团体、议会、工会等。第三类则是源于法律和道德的社会系统, 如有关私有财产和雇佣关系的法律-道德规定和信念就被视为法的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第四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这一机器通过学校内的长期意识形态输出即教育, 从幼儿时期开始就对个体进行了全面的认知规训。并且通常与家庭相结合。通过长期的教育, 为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四类装置都是非暴力的, 只有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关)的保护下才能成立。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普遍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由统治阶级掌握。例如, 列宁将国家定义为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 笔者认为就可以理解为即阿尔都塞提出的镇压性国家机器。

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斗争的主要场所, 也是统治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协调政治冲突的主要场所。比如政党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代表不同阶层、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政治利益的人, 在议会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 协调不同的政治利益, 最终实现了维护国家根本制度的目标。始终掌控这个过程的是统治阶级, 即拥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阶级。

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关系密切，主要是进行经济利益之争的场所。工会通过罢工、集体谈判等经济阶级斗争，为改善工人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做出了贡献。同时，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影响，比如政党对工会的影响。由于受到的影响的不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能具有强化统治阶级地位、损害劳动者长远利益的作用。例如邻国日本的农协（JA）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相反，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可能培训出优秀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成员。例如，从工会成员向政党党员的转变，从经济斗争向政治参与的转变，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不过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从阿尔都塞的理论来看，经济斗争都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切不可轻视。

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法律-道德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一机器比较特殊，他的意识形态作用并不是通过自身表现出来，而是借助其他独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学校、媒体、宗教等。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具有强制性的一面，并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发挥其强制作用，实现了对人的统治。法律乍一看是中立的，但其本质代表着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赋予了该集团的经济利益以社会合理性。例如，在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了保护私有制度或为了维护私有者权利的合理性，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以社会拥有生产手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的财产被定位为神圣不可侵犯。明确了法律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是中立不变的。道德也一样，作为社会产物发挥着不同的影响。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法律和道德作为中立的、非社会性的“常识”通过教育灌输给人们，实现了社会控制。通过这一控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里也可以说成为了经济基础再生产的保障和特殊构成。

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极其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取代了传统社会中宗教的主导地位，以系统化、制度化的规训与教化，承担着劳动力技术再生产与统治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双重核心任务。一方面，学校按资本主义生产分工需求构建分层教育体系，培养从普通工人到管理阶层的各类型劳动力；另一方面，它通过课程内容的意识形态渗透（如主流史观、资本主义政治与道德观念的灌输）和规训机制（时间作息、奖惩评价、空间秩序等），塑造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同时与家庭、法律、媒体等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协同运作，以“教书育人”的显性功能掩盖隐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让个体自愿认同现存的阶级秩序与生产关系，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延续，成为维系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关键支柱。可以说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国家得以实现对个人的唤问，也就是对个人的控制。

三、逐渐庸俗化的主体性神话

主体性本指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特质，强调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能动作用。这种主体性是有其科学界限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就曾写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而主体性概念如今正在逐渐的庸俗化。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神话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精神鸡汤式滥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许多青年一代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精神上的苦恼。一些网络博主和自媒体人便抓住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主体性庸俗化为为他们博取流量的精神鸡汤。例如一些打着心理疗愈旗号的网络博主，会将主体性庸俗化为不关注外界反馈而只关注自身感受，将主体性概念由对个人和世界的创造性行动矮化为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这些网络博主将只关心个人感受，只追求个人利益当做主体性强的表现，将利己主义，更有甚者将犬儒主义的世界观代换为所谓主体性，对人们的认知形成和参与真正的创造性活动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人本主义式的庸俗化

一些人本主义者与上文所提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本主义者是带着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坚定信念进行解释世界的活动的。人本主义者基本赞同主体性是代表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概念。但人本主义者却过于强调人的主体

性的作用，从而过度忽视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决定作用。经典代表就是目前十分流行于青年群体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虽然自称否定传统人本主义的庸俗论调，认为人应该通过创造性活动确立自己的存在，但依旧没有避免其理论上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倒退。萨特在其著名作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就写道：“之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3]

在这里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者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人本主义者高举主体性的创造性活动的旗帜，另一方面却无法通过这一路径彻底完成对人的解放，只能在主体性之上打上理想的补丁，最终成为一种被去激进化的哲学。

（三）以主体性为名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陷阱

在物质条件逐步改善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广告充斥在大街小巷和各种媒介平台当中，为了促进商品的销售，一些企业选择为它们的商业行为贴上价值观的标签。例如一些宣传会将主体性与消费行为挂钩，将“购买某某产品代表着何种社会身份”“购买某种产品就象征着独立和有主见”作为宣传口号，诱导消费者购买可能并不需要的商品。一些商家还将商业行为同一些复杂社会议题粗暴绑定起来，例如“拥有某商品就代表着独立女性”，将消费主义同女性主义思潮进行绑定，将商品等同于主体性象征，完成了用主体性话语反对主体性。甚至在此过程中，主体本身也被商品化，成为“物”的附庸。例如为了纪念争取自身权力而牺牲的女工所设立的“三八妇女节”，根据艾媒智库的调查数据，如今却有 49.49%的消费者将这一节日视为购物的好时期，反而忽视了妇女节原本的含义。原本象征着女性抗争姿态的纪念日，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狂欢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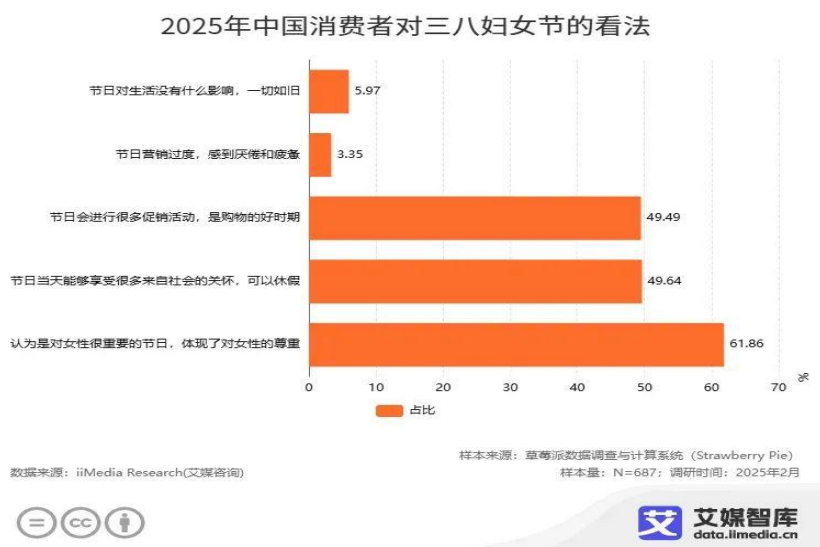


图 1 2025 年中国消费者对三八妇女节的看法

内容来源：艾媒智库中国三八妇女节消费行为及营销看法调研数据

四、打破名为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神话

名为主体性的神话已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代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去激进化的世界观对进行真正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的系统性消灭，也代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核心价值层面的疯狂进攻。为了反击这一意识形态进攻，澄清真正创造性的姿态应该是何种样貌，我们必须通过理论的方式打破主体性神话对人们大脑的统治，并为成为进行真正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开辟道路。

（一）明确主体性神话的本质逻辑

作为神话的主体性话语普遍将主体性作为人的先验本质灌输进人们的大脑，以我们前一章所述的三种类型

为例，第一种是将主体性作为一种烂俗的工具来使用的，其核心逻辑是，将主体性作为话语和行动的出发点，并事先为主体性设定其概念内涵。其逻辑导向的结论是，只要拥有他们所声称和定义的主体性就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愉悦，就可以对自身逃离真正的问题本身进行合理化。

在这一逻辑当中，发出这一主体性定义的人并无法证明自身的主体性存在，在这里，他们的主体性是自我给予的、无法被质疑的“他者”，如果没有这一根本特性，他们所提供的整个主体性话语体系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地基。

第二种主体性神话，即人本主义式的，相对第一种则更加高级。在这里，主体性拥有了其哲学意味。人本主义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对人的创造性的确信之上的。其中，存在主义则更进一步，将问题升华为了存在与本质的问题层面上。但人本主义者所主张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即其实质上依然只存在单方面的权威。

虽然说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主体性生成的逻辑闭环，但超出纯粹思辨层面，主体性本身依旧不存在任何与其对立统一的根基，最后更多的是成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理想形态，而失去其现实意义。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简单来说，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部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真实问题一旦被认识了，就可以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他们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应采取什么形式予以组织的问题。”^[4]

第三种主体性神话则是消费主义的，更宽泛的说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物。在这里的主体性与前述两种存在巨大差别，资本主义的主体性虽然在话语上没有明确表明，但在其话语逻辑中已经清楚的显现出意识形态建构的味道。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并不是事先存在的东西，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其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产物。例如，一些广告宣传打出的标榜“独立女性”的商业口号，“三八妇女节”向“女神节”所进行的商业转变，都体现出这一点。在这一逻辑当中，只有接受和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关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受到意识形态话语承认的主体。

这种主体性同前述两种存在很大的不同，它更加恶劣。这种资本主义式的主体性是通过真正进行真正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预先消灭来确立主体性的。这种主体性当中出现了一种与前两种都不同的权威，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大主体。它不再是作为一种个人的预设或思辨逻辑存在，而是作为有其现实的社会机体的物质性存在显现出来。而这也使得主体性神话达到了其终极状态。我们也得以看清主体性神话的原始本质同时也是终极本质的表现。前述两种表现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一逻辑的劣化和粗劣的具体化版本。

我们可以用表格将三种主体性神话进行总结。

表 1 三种主体性神话

机制类别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机制类别
逻辑内核	预设主体性定义，构建“拥有定义→获得合理性”的单向闭环	继承“预设核心前提”逻辑，将前提升级为思辨概念	继承“权威定义主体性”内核，将前提锚定为接受资本生产-消费关系	逻辑内核
形态递进	初级形态：直白的功利性工具	中级形态：哲学化赋魅	终极形态：物质化权威	形态递进
权威存在形式	个人/小群体的主观预设	思辨哲学框架的话语霸权	大主体的物质性存在	权威存在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以明确主体性神话的本质，得以在直观上首先扫清主体性神话带来的对主体性的曲解和滥用，为进一步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打破这一神话提供了坚实的前提性条件。

（二）主体性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影响下的产物

资本主义式的主体性已经显现出大主体对主体性生成的巨大影响作用了。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大主体是作为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影响主体性生成的呢？我们可以利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

大主体在这里首先是物质性的，也就是作为现实的生产关系存在的。因为他对个体的影响必须通过个体对

现实生产关系的参与表现出来。例如，一位女性在“独立女性”商业口号的宣传下购买了一件商品，在这里，作为最先存在的事物出现的并不是个体，也不是商品，而是个体和商品发生关系以及决定发生关系的形式的场所，也就是生产关系。

可能会有读者产生质疑，即在这里“大主体是物质性存在”是否也成为了预先设定好的权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逻辑同前三种存在根本性不同。前三种在根本上都是以主体性概念为出发点，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并不在场，是以主体性去推导主体性。而这里的逻辑则是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就算我们不做物质性的设定，从问题的其他环节进行推导，依然可以得出大主体首先作为物质性的存在。

大主体首先是物质性的，但它物质性表现本身并不作为主体性生成的直接原因而存在，虽然其归根结底是根本性的。大主体的物质性存在会时刻收到挑战，因为其面临着其自身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就如《共产党宣言》所写：“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2]

大主体的物质性存在本身是受其自身生产力过剩的威胁的，它不可能不借助其他道具保卫自己，但又无法从一开始就运用暴力手段也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去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登场的便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主体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受其物质性，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通过政党、议会等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协会等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典、法律规范等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学校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规训作用等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形式对其物质性本身提供保障，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个体实施唤问。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主体只有在接受唤问时才得以确立其存在。这里，阿尔都塞运用了一些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所云唤问才并非一种纯粹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以主体自身的缺失结构为前提得以运作的精密机器。笔者将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层面进行简要说明。

为了避免将主体误解为一种实体性存在，在这里我们便要找出拉康对主体（subject）的最小本体论定义，来自相当闻名的那句“Un signifiant, c'est ce qui représente un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意为“一个能指（S1）为另一能指（S2）代表一个主体”。主体仅出现在两个能指的裂隙之间，所谓主体只能是一个在象征界中被分裂，被能指所标记，由缺失作为驱力的能指主体，故其本体论定位是“存在”的缺失(lack in being)而非确定实存的“存在”（being）。

这很好理解，我们在此引用拉康的原话：“这个公式的好处即在于他把主体嵌入了一个最具简单性且最具还原性的联结之中，亦即一个能指 S1 与一个能指 S2 的联结，我们必须从这个联结出发，如此才不会在一瞬间失去主体对能指的依赖。”^[5]。由此可以看出，拉康意义上的主体并不具备可被“发现”、“确证”或“持有”的性质。任何试图将主体理解为一种可被占据的稳定位置的努力，都会不可避免地将主体重新实体化，从而使其坠入想象界自我的塑造之中。

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需要严格区分想象界层面的“自我”（ego）与象征界层面的“主体”（subject）。想象界的自我形成于镜像认同之中，拥有完整性、同一性与连续性，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好似能够言说“我是XX”的稳定表象。象征界的主体则恰恰相反，仅在能指运作的过程中于裂隙处显现，主体是一个被言说分裂，为缺失所驱动的结构效应。

如果一个人给出宣言说：“我有主体性，我找到且明确了我的主体”，那便相当令人心生怜惜。因为主体并不存在一个可被完成或被自我把握的形态。该宣言只是在话语层面充当了一个主人能指（S1）：不给予解释，并通过拒绝问询迫使话语向他处展开。在这一层面，其陈述并非关于主体的知识（S2），而是一种免于被定义、免于被回溯的自我设定。所谓主体，在语言的裂隙中昙花一现并被语言出卖时的暴露感本身才真正拥有价值。若“主体性”被当作“稳定性”的代名词，那这便只是自我防御的建立。换言之，这个人在话语层面并未真正将其推入象征秩序，取而代之的只是想象界层面的自我完成而已。

“自我是在镜子阶段(Mirror stage)中经由镜像认同而形成的一种构造。因而，他是主体变得异化于其自身，并将其自身转变成相似者的位置。”^[6]当主体被误认为是一种可以被“拥有”的稳定属性时，实际上所完成的并非主体性的确立，而是想象界层面的自我整合。也因此，拉康完全反对自我心理学中所谓“精神分析的治疗目标是强化自我”的思想。

基于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唤问”并非主要作用于想象界层面的自我，而是通过想象界作为中介，最终作用于象征界的主体。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制造主体，而是为主体的缺失结构提供一个暂时可被认同的位置，使主体得以在象征秩序中被“命名”。换言之，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向主体灌输某个内容，而在于它向主体提供一个可以回应的能指。主体之所以会转身回应这一呼唤，正是因为主体本身并不能自足，其存在始终以缺失为前提。

唤问之所以能够奏效，并非因为主体被动地接受了某种外在权威，而是因为主体早已在象征界中被结构性地“召唤”——主体总是在寻找一个能指来代表自身，却又必然在这一代表中被隐藏起来。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占据这一代表性位置，将主体临时固定在某一认同之上，从而在想象界中制造出一个稳定、自明、可叙述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主体性”始终属于想象界的自我效应，而非象征界主体本身。主体并未因此被消除，相反，它恰恰在这种认同的缝隙中持续作为缺失而运作。

故而，阿尔都塞的“主体”概念并不意味着主体的完成，而恰恰指向主体的被构成性与不可能完成性。意识形态并不能填补主体的缺失，它只能通过能指的配置，使这一缺失以某种社会可接受的形式被隐藏和管理。从拉康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的成功从来不是主体被“说服”，而是主体在误认中暂时安置了自身的缺失。

当然，阿尔都塞并没有完全使用拉康的术语，而是使用了大主体-小主体的概念对子，但其理论逻辑是与拉康理论十分相似的。用阿尔都塞的原话来说就是：“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的大主体之名把个人唤问为主体——都是镜像的，也就是说像照镜子一样，而且还是一种双重镜像的结构：而这种镜像的重叠是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7]

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弗洛伊德早已揭示这一点），但还不是具体的主体。只有通过唤问，主体才能成为具体的主体。例如，只有接法律意识形态的唤问，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一个守法公民或一个罪犯）并且这个主体会承认被呼唤的正是我。而意识形态机制则是通过作为其权威表现的大主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实现其唤问的。并且小主体之间也通过此机制互相承认对方作为主体的存在。在这一关系中，大主体同小主体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大主体需要小主体，并且需要成为小主体，只有这样，作为大主体它才能持续存在。而小主体也因此受到大主体的“保证”。这一机制稳定的实现了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将主体唤问成具体的主体，我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主体”。由此实现了对个人的控制。

（三）打破神话，迈出进行真正的创造性活动第一步

主体性本身受到具体的生产关系制约是否代表着我们作为被唤问的主体无法做出真正的创造性行动呢？当然不必如此悲观。就如阿尔都塞所言：“当它们无法继续发挥功能，无法继续在所有主体的‘意识’中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时，就会有人们所说的（多少有点严重的）‘事件发生’，就像在五月一样——它是一流的总演习的开始。长征之后，总有一天，革命会到来。”^[7]

而首先扫除主体性神话对我们头脑的影响就是让它们无法继续发挥功能的第一步。虽然超出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范畴，但笔者在此也乐意借用巴迪欧的主体观，即成为对真理事件忠诚的主体。守住位置！坚持住！直到真理事件到来！是的，我们确实无时无刻都在接受意识形态的唤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进行真正的创造性活动的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

我们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我们是受唤问的，但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一唤问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结构。我们并非因为我们是主体，所以采取行动，而是我们必须被迫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才是主体。而正因为处于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我们才是创造性的主体、战斗的主体，并且才可能是这样的主体、必须是这样的主体。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主体，也不是我们“想”成为这样的主体，而是我们早就“已经正是”这样的主体，我们不得不是这样的主体。我们现在毫不掩盖的承认这一点，并且今后也会如此。

五、结语

本文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理论基础，并简要结合部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种类和含义，列举了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几种主体性话语，并揭穿了其庸俗的理论本质。进一步，以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式的主体性神话为重点展开了分析和批判。通过阐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唤问机制对

主体生成的作用揭示了主体性是作为受具体生产关系制约的生成性产物而存在的，打破了主体性的神话。笔者最后也想再次强调，打破这一神话，并非否定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本身，而是扫清认知迷雾，回归科学立场。唯有认清意识形态的建构逻辑，立足具体社会现实与生产关系，才能摆脱思想上的桎梏，迈出进行真正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关键一步。如同巴迪欧所说：“正如其逐渐成形的斗争方向一样，忠实主体策划的身体的当下时刻就是一个真理的新时代。”^[8]

打破幻想！成为对真理事件忠诚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选集：第 3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
- [3]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M]. 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4]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M]. 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6.
- [5] 达妮埃尔 布里约. 拉康精神分析的临床概念化[M]. 李新雨,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5.
- [6] 迪伦 埃文斯. 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M]. 李新雨，译.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1.
- [7]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M]. 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 [8] 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 [M]. 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